

# 从人口动态看中国中心城市的发展

黄荣清

**【摘要】** 文章根据 1982、1990、2000 年 3 次人口普查资料讨论了中国中心城市(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发展。数据分析表明,1982~2000 年,中国中心城市的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这种增长,主要不是由区域变化引起的,而是城市地域自身人口的增加;并且主要不是人口的自然增加,而是由于人口迁入引起的。人口增长的结果,导致巨型城市和大城市数目的增加。中心城市不同区域人口增加的类型表明,中心城市的人口流动大都表现为郊区 边缘区 中心区和中心区 边缘区 郊区两种类型,说明大部分中心城市尚处于形成、成长和扩张时期,出现中心区 边缘区 郊区类型的城市 20 世纪 90 年代只有上海市。这表明,中国城市极大部分还处于城市化阶段,只有上海市开始出现人口郊区化。

**【关键词】** 城市 人口城市化 人口郊区化

**【作者】** 黄荣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在工业化速度加快的同时,人口城市化也呈现出加速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劳动人口中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增加,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和城镇集中。2005 年底,全国城镇人口已达 5.62 亿人,占总人口的 43%。按照国际经验,人均国民收入超过 1000 美元、人口城市化度在 30%~70%之间是这个国家城市化的快速时期。以此来推断,不出 10 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 50%。

城市是人口、资本和技术的集聚,城市的发展和人口密度有重要联系。在城市发展初期,会表现出人口向市中心聚集,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则会出现人口扩散现象。关于这种城市发展与人口分布的联系,国内外学者已进行了大量研究。如在 20 世纪 70 年代,奥地利学者克拉森(L. H. Klasson)提出了“空间循环假设”,他认为,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人口分布会遵循 4 个阶段的循环: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人口向城市中心积聚)、郊区化(表现为人口由市中心向郊区扩散)、逆城市化(人口继续向郊区、乡村扩散,城市中心出现荒废景象)、再城市化(人口回归到城市,重新开始积聚)。对此,日本学者川岛辰彦把人口分布的变动分为大都市之间和大都市内,并把人口变动分为加速集中、减速集中、加速扩散和减速扩散等不同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并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其中,令人瞩目的是所谓“城市郊区化”现象。周一星、孟延春(1998)根据 1982 年、1990 年两次人口普查北京各区县的人口变动,提出北京出现了人口郊区化。之后,一些学者在对上海、广州、杭州、沈阳等城市的研究中也认为,这些城市也出现了郊区化现象(沈建法、王桂新,2000;伍理,2001;冯健,2002)。据此,他们推断中国大城市已经普遍出现了郊区化趋势。1982 年以来,中国城市的人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变化主要是什么因素引起的?人口变化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是否出

现了郊区化现象,这是普遍现象还是仅发生在个别城市?如何区分城市规模的扩大与郊区化?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拟通过考察1982年以来中国31个中心城市的人口变化,并结合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一些探讨。

## 一、城市区域与中心城市的规模变动

### (一) 城市地域的范围

在讨论城市规模变化之前,先要规定“城市”的范围。城市本来是个空间地域概念。按汉语的说文解义,四周用墙围成的地域为“城”,买卖集中交易的场所为“市”,城市就是用墙围成以供买卖交易的地方。这样,“城市”至少包括了以下几层意思:(1)景观:以“城墙”为边界,城内房屋密集,城外空旷一片;(2)人口:人口集聚,密集;(3)功能:做买卖。当然,现在“城市”的涵义已不同于古代城市,现代城市已不再由墙围成,已没有明确的界线。但现代城市至少还有以下几个特征:人口集中、建筑物密集、劳动力主要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从统计上说,和一定的行政地域相对应。但这里说的城市和通常所说的建制“市”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实际上,中国大部分建制市(地级市)的行政范围包括了“县”、“乡”(县级市)在内的乡村地域,这些“县”、“乡”是以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和建设农村为主。所以,建制市包括的行政地域,不完全是实质意义上的城市地域,在研究城市时,应该把这些地域排除在外。我们把建制市称为“形式城市地域”,相对的,把排除了“县”和“乡”的地域称为“实质城市地域”。本文所指的城市,是限定在“实质城市地域”范围内的,并且只限于讨论中心城市。而中心城市是指包括直辖市在内的省会城市(下同)。直辖市是全国的某种功能中心(如北京、上海市)或跨省大地区的功能中心(如天津市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重庆市为西南经济中心),省会城市是该省的政治、文化中心,有的也是经济中心。它们中的每一个城市在全国或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中心城市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清楚认识中国城市的整体发展状况和城市化进程。

### (二) 中心城市人口规模的变动

根据上面的讨论,这里说的城市,是指由这些市的“市辖区”组成的地域。三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1982~2000年,中心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1982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人口为5913万人,2000年人口普查时,人口增加到11980万人。18年间,人口增加了1.03倍。与此同时,全国人口增加了25%,全国城镇人口增加了1.14倍。城镇人口、中心城市的人口增加快于全国人口增加,这表明人口正不断地向城镇、中心城市集中。中心城市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由1982年的5.89%增加到2000年的9.45%。

从各个城市看,31个中心城市的人口都有明显增长。18年间,人口增长较慢的沈阳和哈尔滨市的人口也增加了30%以上,超过了同期全国人口的增加率(25%),有14个城市的人口实现了倍增,其中重庆市和海口市的人口增加了2倍多,是增幅最高的(见表1)。

城市的区域不是固定的,城市规模的扩大包括人口的增加和空间的扩大。设某个城市在基期的人口为 $P_0$ ,过 $t$ 年后该城市人口为 $P_t$ ,在两个不同时期,城市区域可能并不相同,设在 $t$ 年的城市区域其基期的人口为 $P_{0t}$ ,则人口增加可分为两部分:

---

海南省在1986年从广东省分出单独成省,1997年重庆市从四川省分出单独成直辖市。所以严格来说,在1997年以前,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不到31个,这里为了方便,把海口市和重庆市在还没有成为省会城市和直辖市时放在一起比较。

表 1 1982、1990 和 2000 年中国中心城市的人口

城 市	人口(万人)			增长(%)		
	1982 年	1990 年	2000 年	1982 ~ 1990 年	1990 ~ 2000 年	1982 ~ 2000 年
北京	526	736	1151	40.02	56.33	118.89
天津	461	586	750	27.08	28.08	62.76
上海	632	821	1435	29.96	74.68	127.00
重庆	263	313	969	18.70	209.92	267.89
石家庄	107	139	197	30.37	41.70	84.74
太原	166	205	256	23.27	24.70	53.72
呼和浩特	74	95	141	27.70	48.46	89.59
沈阳	400	467	530	16.64	13.56	32.46
长春	176	219	323	24.77	47.13	83.57
哈尔滨	254	299	348	17.62	16.40	36.91
南京	213	268	362	25.50	35.32	69.82
杭州	119	148	245	23.89	66.05	105.72
合肥	82	111	166	35.16	49.36	101.88
福州	113	140	212	24.20	51.47	88.13
南昌	106	137	184	28.98	34.70	73.74
济南	134	240	300	79.65	24.79	124.19
郑州	143	180	259	25.80	44.11	81.29
武汉	325	404	831	24.25	105.75	155.65
长沙	108	138	212	27.87	54.23	97.22
广州	315	394	852	24.99	116.63	170.78
南宁	86	116	177	34.91	51.79	104.78
海口	27	41	83	53.98	102.46	211.75
成都	247	295	433	19.80	46.66	75.69
贵阳	132	166	237	26.17	42.62	79.95
昆明	143	161	304	13.06	88.30	112.89
拉萨	11	14	22	32.07	59.49	110.64
西安	220	287	448	30.77	56.01	104.02
兰州	142	162	209	14.22	29.05	47.40
西宁	57	70	85	22.09	22.45	49.50
银川	36	50	81	38.12	60.83	122.14
乌鲁木齐	96	122	175	27.20	44.05	83.24
合计	5913	7524	11980	27.25	59.21	102.60

注:作者根据 1982、1990 和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整理得出。

$$P = P_t \text{ } ^4\diagup\text{ } P_0 = ( P_t \text{ } ^4\diagup\text{ } P_{0t} ) + ( P_{0t} \text{ } ^4\diagup\text{ } P_0 ) \tag{1}$$

式(1)中 , $P_t - P_{0t}$  表示在相同区域范围内的人口变动 , $P_{0t} - P_0$  表示由于区域的变动带来的人口变动。则人口增加率可表示为:

$$P / P_0 = ( P_t \text{ } ^4\diagup\text{ } P_{0t} ) / P_0 + ( P_{0t} \text{ } ^4\diagup\text{ } P_0 ) / P_0 \tag{2}$$

式(2)右边前半部分表示在相同区域范围内的人口变动对基期人口的增加比率 ,称为城市人口的自身增加率 ;后半部分表示由于区域的变动带来的人口变动对基期人口的增加比率 ,称为城市区域变动增加率。根据计算 ,1982 ~ 1990 年中心城市人口增加了 27 % ,其中 85 %是由城市人口自身引起的 ,15 %是由区域变动引起的。而 1990 ~ 2000 年 ,中心城市人口增加了

59%,其中66%是由城市人口自身引起的,34%是由区域变动引起的。若把两个时期合为一个时期,则1982~2000年人口增加的71%是由城市人口自身引起的,29%是由区域变动引起的。

根据资料计算,在31个中心城市中,有20个城市的人口增加完全是由城市自身人口增加引起的(其中,原兰州市的白银区划出独立成市,因而缩小了兰州城市区域)。在11个城市区域扩大的城市中,重庆、武汉、上海、天津、北京、济南等城市由于区域的扩大导致人口增加的比重较大,都超过了30%;重庆市的人口增加有70%是由区域扩大引起的,武汉市的人口增加中50%以上也是由区域扩大引起的。4个直辖市都由于城市区域的扩大增加了不少的人口。

城市人口自身增加也可分为自然增加和由于其他地域的人口迁入引起的增加,1982~2000年全国人口增加了25%左右。由于城市人口的出生率较低,所以城市人口的自然增加率低于25%。城市人口自身增加了73%,远高于人口的自然增加,这说明中心城市人口的增加主要是由人口流入引起的。

表2 不同人口规模的中心城市个数

人口规模	1982年	1990年	2000年
500万人以上	2	3	7
200万~500万人	9	11	14
100万~200万人	12	12	6
100万人以下	8	5	4

数据来源:同表1。

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中心城市的人口规模发生了很大变化。1982年,31个中心城市中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只有2个,上海和北京;200万人以下的城市占多数,为20个。到2000年,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增加到7个,上海、北京市的人口超过了1000万人,200万人以上的城市占多数,为21个。

## 二、城市不同区域的人口变动

### (一) 城市中心区、边缘区和郊区

在城市区域内,城市的组成要素如人口、建筑物,在区域各个部分的空间分布并不相同。一个城市,一般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区域:这里人口最为密集,商业最为繁荣,交通比较方便。这里往往是该城市的地理中心,有许多是这个城市开始形成的区域,或称之为“老城区”的地方。比较出名的如北京的王府井地区,上海的南京路、城隍庙,天津的小白楼地区等。我们把它称之为城市的“中心区”,或城市的“核心区”。城市从中心区开始,人口密度逐渐减低,商店不断减少,一直到乡村地区,或称之为“郊区”。“郊区”的基本特征是行政上属于“市”管辖,但在土地使用形态上,可能还是主要用于农业生产,或者保持自然状态,如许多山区。这里的人口或从事农业,或只以“农业”为兼业,甚至并不从事农业。他们居住在这里,却在“市区”工作。在郊区,也可能建有一个或若干个“卫星城市”。所谓卫星城市,即虽然它在行政上只是城市的一个区,但更像是一个单独的城市,因为它往往不和“主城”相连,在“主城”和“卫星城市”之间有郊区相隔,从历史上说,它往往就是一个“县”。中心区和郊区之间的地带,我们称为城市的“边缘区”。这样,城市地域就由中心区(核心区)、边缘区和郊区(包括卫星城市)三部分组成。中心区和边缘区组成城市的“市区”。以北京为例,在2005年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中,把北京市按功能分为4个部分:首都功能核心区、中心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其中,首都功能核心区为城市的中心区部分,它由北京原来的4个老城区组成。中心城市功能拓展区是由包围中心区的4个区组成,是外围部分,首都功能核心区和中心城市功能拓展区合起来称为“市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合起来称为“郊

区”,若再细分则可称为“近郊区”和“远郊区”,城市发展新区是近郊区,生态涵养发展区是远郊区。在郊区部分,有若干个“卫星城”,如通州、顺义、大兴等。

对一个城市来说,城市的中心、边缘区和郊区部分,各自承担的功能是不同的。在一个城市内区分出中心区、边缘区和郊区或卫星城市,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城市的认识。当然,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因为实际上在城市内并没有把城市区域分为中心区、边缘区和郊区的界线,所以,这样的区分并不是界线分明。由于我们能使用分析的数据是按行政管辖的“区”的数据,行政上的区分和城市内部构造不一定一致。另外,城市大小和“区”的大小划分也不同,在同一个区内,部分可能是城市中心区,部分可能是城市边缘区,或者部分可能是城市边缘区,部分可能是郊区。所以,尽管从理论上说,一个城市总会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分,或城市地区和乡村地区之分,但如果以行政上“区”的资料为基础进行划分,有时就很难区分出这样的3个区域,可能只出现两个或一个“区域”,如拉萨市,城市规模不大,全市只有一个区,城市的中心、边缘和郊区都在这个区内。可见区域划分只能是相对的。

城市是在发展变化的。随着城市的扩大,过去的“郊区”,现在可能成为市区,过去是“农村区域”,现在可能成为“郊区”,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再以北京市为例,现在是市区的组成部分的中心城市功能拓展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被称为“近郊区”,而现在的郊区部分当时的行政建制上大多是县,可以认为是北京的“乡村区域”。

下面,我们根据2000年的行政区划,按“区”划分城市区域。由于行政区划是在变动的,故按2000年的区划进行调整。2000年城市中心区、边缘区和郊区的面积如表3所示。

表3 2000年中心城市各区域的面积 平方公里

城 市	合计	中心区	边缘区	郊区	城 市	合计	中心区	边缘区	郊区
北京	8075	92	1276	6707	武汉	8406	269	905	7232
天津	5605	58	115	5432	长沙	556	42	188	326
石家庄	337	85	177	75	广州	3138	37	289	2812
太原	1460	287	886	287	南宁	1834	80	30	1724
呼和浩特	2101	388	700	1013	海口	244	97	147	—
沈阳	3498	39	127	3332	重庆	14786	22	1323	13441
长春	3563	354	1546	1663	成都	1368	312	109	947
哈尔滨	1625	183	674	768	贵阳	2403	157	61	2185
上海	3924	50	238	3636	昆明	3755	1290	791	1674
南京	881	120	302	459	拉萨	523	523	—	—
杭州	683	49	88	546	西安	4022	91	735	3196
合肥	577	61	—	516	兰州	1663	220	868	575
福州	1015	55	139	821	西宁	343	11	194	138
南昌	616	55	37	524	银川	1287	16	70	1201
济南	2119	109	676	1334	乌鲁木齐	2492	314	1067	1111
郑州	1024	419	399	206					

注:各城市及城市区域面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2001年)中的面积计算。

(二) 不同区域内的人口变动

在31个中心城市中,太原市在1997年对各“区”的行政区划进行了大的调整,由于调整前后的区划无可比性,所以不加讨论。拉萨市只有一个城关区,所以也不讨论。其他29个城市1982~1990年、1990~2000年的人口变动情况如表4所示。

表 4 中心城市不同区域的人口增长

%

城 市	1982 ~ 1990 年			1990 ~ 2000 年		
	中心区	边缘区	郊区	中心区	边缘区	郊区
北京	- 3.38	40.46	12.15	- 9.50	60.15	14.67
天津	3.02	30.36	9.74	- 12.14	18.53	23.77
石家庄	44.49	6.47	- 5.18	40.08	72.22	- 11.79
呼和浩特	11.62	53.18	21.12	97.51	18.10	38.62
沈阳	7.37	20.08	19.67	12.42	8.39	20.57
长春	72.57	6.95	3.25	- 13.24	57.16	- 9.04
哈尔滨	33.47	19.16	7.13	31.63	15.22	7.04
上海	7.79	36.65	- 4.86	- 39.15	21.66	102.00
南京	25.42	29.05	21.87	57.53	33.30	- 5.74
杭州	1.96	100.69	19.82	59.84	46.30	56.92
合肥	38.78	—	29.86	29.77	—	80.03
福州	36.55	12.41	13.92	30.49	271.20	27.22
南昌	19.69	30.63	52.67	30.39	62.87	33.25
济南	57.53	66.22	56.70	49.40	46.89	- 9.11
郑州	26.96	47.40	2.29	64.12	34.97	12.94
武汉	15.61	57.76	9.37	23.41	40.07	10.92
长沙	13.05	35.61	23.75	101.94	25.55	78.49
广州	4.50	46.95	25.91	- 10.94	94.26	93.51
南宁	67.35	- 18.16	18.48	66.85	76.45	20.63
海口	53.98	53.98	—	106.53	86.61	—
重庆	10.65	5.81	- 3.51	33.07	61.20	15.27
成都	25.51	23.55	6.57	61.69	42.35	15.56
贵阳	30.08	47.17	19.40	56.80	61.50	22.08
昆明	25.97	14.99	16.34	68.59	81.28	- 1.39
拉萨	32.07	—	—	59.49	—	—
西安	23.02	26.62	14.50	23.31	51.14	8.61
兰州	29.31	23.44	20.15	39.84	23.65	7.55
西宁	11.23	7.28	92.54	14.72	27.88	16.36
银川	42.21	56.80	11.47	47.39	31.16	130.55
乌鲁木齐	25.22	24.77	- 19.82	46.99	46.35	- 68.15

注:1982 年北京、天津和上海市各区域的人口数据是根据北京、天津和上海市第三次人口普查 100 %计算机汇总资料整理的,其他城市是根据第三次人口普查 1 %抽样数据估计的。1990 年城市各区域的人口数据根据汪明编著的《中国分县主要人口数据集》整理。2000 年城市各区域的人口数据根据《2000 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整理。

由表 4 可知,1982 ~ 1990 年,29 个城市中,北京的中心区人口出现了负增长,天津、沈阳、上海、杭州、广州等城市中心区人口增长都在 10 %以内。而石家庄、长春等城市中心区人口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在边缘区,除了南宁市出现负增长外,长春、西宁、石家庄等城市的边缘区人口增长都在 10 %以内,而北京、杭州、济南等许多城市的增长幅度都比较高。在城市郊区,石家庄、长春等 6 个城市的人口出现了负增长。

与 1982 ~ 1990 年相比,1990 ~ 2000 年城市的人口动态出现了不同的情况。29 个城市中,中心区的人口出现负增长的城市有 5 个,除沈阳和西宁市外,大部分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增长幅度都比较大。城市边缘区人口都有不同程度地增长,且增长幅度大于郊区。除少数几个城市外,郊区的人口增长率相对较低,且有 3 个城市郊区的人口出现了负增长。

1982~1990年,全国人口增加了12%,1990~2000年,全国人口增加了11%。当然,各地的自然增长状况并不相同,但大致说来,人口增长10%~15%,可以认为是自然增长,超出15%的人口增长可认为除了自然增长外还有人口迁入,低于10%的人口增长则可认为有人口迁出。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归纳出在不同区域城市人口变化的类型:(1)中心区人口增长最高,其次为边缘区,然后是郊区,人口流动表现为:郊区 边缘区 中心区。如20世纪80年代的石家庄、昆明等市,90年代的长沙和呼和浩特等市。这种类型表明城市尚处于形成期、成长期,其特点是城市的核心区逐渐形成。(2)边缘区人口增长最高,人口流动表现为:中心区 边缘区 郊区。在中心城市中,这种类型最多。一些城市的中心区人口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如北京市。这种类型表明城市处于扩张期或调整期,其特点是城市的市区范围扩大,并逐渐形成。(3)中心区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边缘区人口增长缓慢,郊区人口增加最快,人口流动表现为:中心区 边缘区 郊区。如90年代的上海市。这种类型表明城市已达到成熟期。(4)每个区域的人口增长都有不同程度增加,且增速比较接近。如80年代的南京、济南等市。另外,还有介于它们之间的一些特殊例子。如90年代广州市中心区人口出现了负增长,但边缘区和郊区的人口增加率都很高,且比较接近。其情况介于北京市(边缘区人口增长高,郊区低)和上海市(边缘区人口增长低,郊区高)之间;长沙市的人口变动则表现为边缘区人口增长低,而中心区和郊区的人口增长高。

经过18年,中心城市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分布发生了很大变化。图1~3是各中心城市在城市各区域的人口密度的变化。由图1可知,在中心区,1982年的人口密度与2000年相比,除了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4个城市外,其他城市的人口密度都有所提高。这里有两点要注意:(1)出现人口密度下降的4个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密度都在20000人/平方公里以上,这意味着人口密度达到一定密集程度才会出现中心区人口流出。(2)一些省会城市,至今人口密度还比较低,全国省会城市中,除拉萨市外,尚有7个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密度在5000人/平方公里以下,说明中心区的人口增长还有很大余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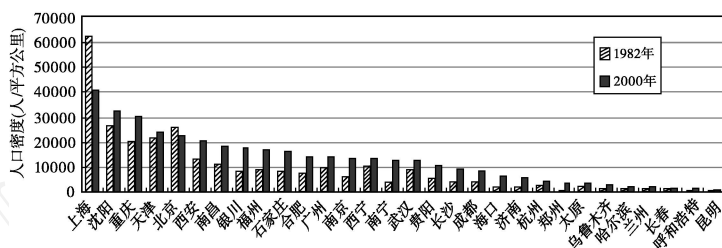


图1 城市中心区1982和2000年的人口密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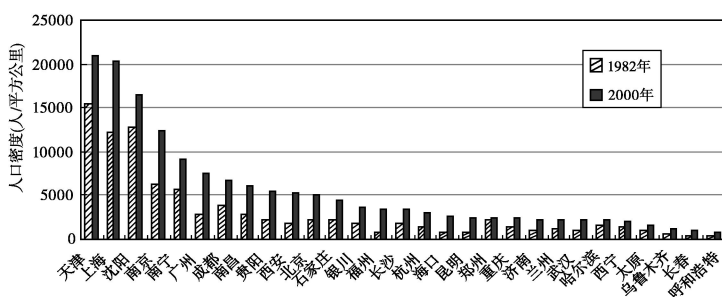


图2 城市边缘区1982和2000年的人口密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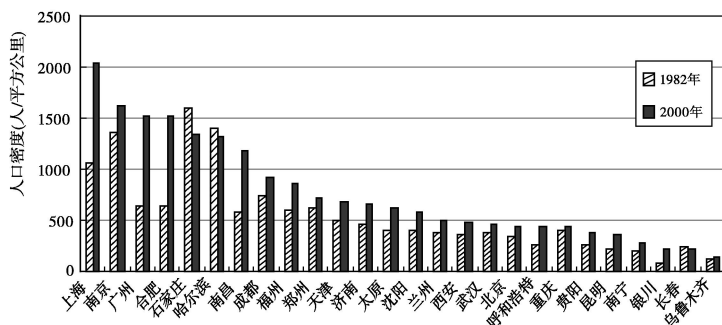


图3 城市郊区1982和2000年的人口密度

观察城市边缘区的人口密度变化(见图2)可知,2000年与1982年相比,29个城市无一例外,边缘区的人口密度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其中,天津和长沙市,由于边缘区的人口密度提高幅度较大,边缘区的人口密度与中心区的人口密度已经比较接近。在1982年,边缘区的人口密度在5000人/平方公里以上的城市只有3个,2000年增加到8个,而每平方公里在1000人以下的城市,从10个减少到4个。郊区的人口密度,除了石家庄市和西宁市出现了下降外,其他城市的人口密度都不同程度有所提高(见图3)。

### 三、结 语

通常城市的发展阶段(属于城市化阶段还是郊区化阶段)可根据人口分布的积聚和扩散来判断,但为了清晰地说明城市的发展过程,还需要补充一些细节。首先,城市的空间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的许多中心城市在人口增加的过程中,它包括的地域范围也在改变。其次,一个城市内部有不同的区域组成,城市在不同发展阶段中,不同区域人口分布的积聚和扩散的形态各不相同。城市在开始发展过程中,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是由农村、郊区向市中心区积聚,这个时期,城市中心区人口密度提高的同时,城市中心区在扩大并形成,中国有许多城市尚处于这种阶段,其特征是市区人口增长较快,郊区人口增长较慢,甚至负增长,可以说是城市发展初期。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出现人口由市中心向边缘区扩散,外来人口、郊区人口向边缘区集中,一些郊区成为市区的组成部分,其结果是市区地域扩大,这个阶段是城市扩张期,经过这个阶段,该城市的市区范围基本形成,其人口变动的特征是人口增长两头(中心区、郊区)低、中间(边缘区)高,这个阶段是城市化和郊区化的过渡时期。如果一定要在城市化和郊区化两者之间划分,则这个阶段属于城市化阶段,因为在中心区人口扩散的同时,人口向边缘区集中,边缘区人口处于积聚过程,从整个市区(中心区和边缘区)来看,市区的人口增加率高于郊区,人口集中还是主流。过了这个时期,市区(包括中心区、边缘区)人口向郊区扩散,其人口变动的特征是市区(中心区和边缘区)人口增长缓慢、停滞,甚至减少,郊区人口较快增长,这时,城市发展才算到了城市化后期,开始了人口郊区化的时期。从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看,全国大部分中心城市,人口还在向市区(中心区、边缘区)集中,城市处于成长或扩张时期,尚未到达普遍郊区化时期,如果说城市发展已到了郊区化时期,那也只有个别城市。

总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中心城市的人口规模普遍扩大,且大部分是由于人口迁入引起的;城市内各个区域的人口变动呈多种形式,大部分城市中心区人口增长较少,边缘区人口增长迅速。中心区人口密度非常高的少数几个城市中,中心区人口出现了负增长,个别城市出现了中心区人口负增长,边缘区人口增长缓慢,郊区人口增加很快。

### 参考文献:

1. 周一星、孟延春(1998):《中国大城市郊区化趋势》,《城市规划汇刊》,第3期。
2. 沈建法、王桂新(2000):《90年代上海市中心城人口分布及其变化趋势的模型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3. 伍理(2001):《重视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分布变化——以上海市为例》,《人口与经济》,第5期。
4. 冯健(2002):《杭州市人口密度空间分布及其演化的模型研究》,《地理研究》,第5期。
5. 民政部编(200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中国地图出版社。
6. 汪明编著(1996):《中国分县主要人口数据集》,中国人口出版社。
7.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200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 涛)



## ABSTRACTS

**The Extension of the Method for Estimating the Health Life Expectanc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Chinese Oldest-Old**

Zeng Yi Gu Danan Kenneth C. Land · 2 ·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at the disabled life expectancies based on conventional multi-state life table methods are significantly underestimated due to assuming no functional status changes between age  $x$  and death. We present a new method to correct the bias and apply it to the longitudinal survey data of about 9000 oldest old Chinese aged 80-105 collected in 1998 and 2000. In our application the age trajectories of disability (ADL) status-specific death rates and ADL state transition probabilities of the oldest old were firstly investigated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We report estimates of bias-corrected disabled and active life expectancies of the Chinese oldest old, and demonstrate patterns of large differentials associated with initial status, gender and advances in ages. Employing combined information on ADL disabilities and length of having been bedridden before dying, we analyze gender and age patterns of the extent of morbidity before dying among the oldest old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debates concerning the hypothesis about compression of morbidity.

**Mobility, Deprivation, Exclusion and Integr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and the Acquisition of Security Right**

Deng Dasong Hu Hongwei · 14 ·

The citizenization of peasants is a trend of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which is a social process of mobility, residency, and integration. However, a phenomenon currently observable in China is mobility without residency and residency without integration. This is because intrinsic citizenization, which is indicated by self-positioning and self-identity, lags behind extrinsic citizenization. By means of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on self-identity,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variations in education, age, and marriage affect intrinsic citizenization, and the origin of those is the deprival of basic rights of citizenship, specially the social security rights. This conclusion implies some advices to advance the process of citizenization.

**An Outloo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entral and Regional Cities Based on Population Trends**

Huang Rongqing · 25 ·

Based on the data from China's 1982, 1990 and 2000 population censu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entral and regional cities (municipalities and provincial capitals).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populations in the central and regional cities were all increasing in the period 1982 to 2000 but with regional variation. Such increases were not due to spatial changes, but due to the population increases per se; not because of natural increases of population, but because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The results of population growth are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metropolises and giant cities. Population increases in different areas of central and regional cities demonstrated that the most common pattern of population flows in the cities were from suburb to outskirts, then to central areas, suggesting that the majority of central and regional cities of China are still in the period of formation, growth and extension, i.e., in urbanization; only the population flow in Shanghai was from central areas to outskirts, then to suburb in the 1990s, indicating its reaching the period of population suburbanization.

**Urban-rural Divide, Regional Segmentation and Insufficient Access of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to Social Security Entitlements: Evidence from Shanghai and Other Four Chinese Cities**

Zhang Zhanxin Gao Wenshu Hou Huili · 33 ·

In recent literature on insufficient access of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to social security entitlements, urban-rural divide has no longer been the sole account, and regional segmentation began to draw academic attention. Based on the conceptual model integrating urban-rural divide and regional segmentation and explaining the socio-economic inequalities of cities' floating population to local population, this paper formulates research hypotheses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in social insurance programs, and uses 2005 *China's Urban Employ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Study* survey data collected in Shanghai and other four Chinese cities to test the hypotheses. The empirical findings suggest that both the legacy of urban-rural divide and the system of regional segmentation reduce the likelihood of floating population's participation in urban social insurance programs.